

## HuZhanfen

## 老外公俞书金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岳母的父亲我该怎么叫呢？最方便的就跟着老婆叫外公吧。

外公俞书金，常州戚墅堰俞家塘人氏，自小就是“孤儿”，而且“孤”得政治不太正确——俞家塘传说——他母亲，一个俞姓女孩下了一个蛋，便跟一个“八国联军”掉队的洋鬼子跑了，法国军人还是英国军人？老家传言，语焉不详，反正是俞家宗亲把他拉扯大的，还集资让他读了私塾，及长，人见人说像老外，一张鞋底脸，络腮胡子森森，大大的凹眼，坚挺的窄鼻子，浓浓的长眉低低地压着眼眶，衣领稍敞，就是密密的胸毛，弄得他的后代大都凹眼高鼻冲额的。

据说他13岁就来了上海学跑街生意，聪明绝顶，任何事，一看就会。小五金老板是同乡叫刘文海，让八个学徒打地铺睡一个阁楼，济南的、宁波的、崇明的、苏北的、江西安徽的……那时没有普通话，只好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方言恶斗，指东捣西地瞎蒙瞎怼，时间一长，

从意会到学舌，很快就兼容了，外公的话，以常州话为砧木，嫁接了南腔北调，以至于日常会话，出口就是南北混杂的“四字调”，什么“灰尘罄拱”“小居（鬼）东西”“叽叽酱酱”“瘪三胚料”“结物打块”“热吹扑烫”“粒打粒松”“干粥烂饭”“白仔白夹”“浓油赤酱”“异样怪得”，什么“一手落脚”“喝嘴勿上”“挂灯结彩”“猪狗豨生”“堆头满碗”“从前啜闹”“策咚策咚”“挖嘴挖得”……

只要具体看他用在哪里，就能明白它们的意思，比如“灰尘罄拱”一般形容灰尘弥漫，“罄拱”两字似乎是形声而作形容词用，形容灰尘飞舞状；“策咚策咚”常形容女性的浮躁骚动；“猪狗豨生”，豨，音“宗”，犬生三子也，显然是很厉害的骂人话了，而“白仔白夹”则正好是“浓油赤酱”的相反，常形容一只菜肴烧得苍白寡淡，而“从

前啜闹”与“喝嘴勿上”更是常州土话，前者每每是话旧的开场白，后者则嫌饮料或食物太烫，无法近口。

他婚后入住的石库门是浙江北路的“怡兴里”，前楼无锡人，厢房宁波人，后厢房与三层阁是本地人，没多久，便都垂涎他的常州美食。虾饼：原本将生虾面糊，放入油锅里炸熟而成。为省油，他改用铁板一块，刷油烘到微焦，更好吃；常州蟹壳黄，猪板油、面粉和芝麻粉、白糖、精盐等通过自制的桶炉烘制而成，香脆松软，当年“罗春阁”茶馆的老板还向他讨教门槛。事实上整个

弄堂，也只有他的“小脚粽”裹得最好，俗称“可以扔过黄浦江”；说来也奇怪，他一个孤儿，真不知哪里学来的“常州扣肉”“八宝鸭”与苏式八宝饭。

而他封神的本事是用廉价食材做上乘美食，在他就是“盐炒豆”与“焗酥豆”。每年蚕豆最便宜时，他会买来几大脚盆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一起剥豆，

晒干，下锅翻炒，此时功夫全在炒勺之上，火候进退，何时油，何时盐，都非常讲究，更难得的是“焗酥豆”，蚕豆要大，先炒后焗再慢焗，出锅后的味道之妙，不但耸动众邻，甚至刺激附近的和尚道士都来打秋风。

讲规矩。守信用。重然诺。一手工整的小楷写到死。又极爱清洁。其衣领内不仅永远有一圈窄窄的白纱布护着，而且每天出门前必然“浑身掸”，那就是站在门外，噼噼啪啪掸得煞清才出门。他还非常敬祖，说俞家祖上都是武官，故每次祭祖只设祭桌而不设凳子，说他们军务匆匆，吃了就要走的……

他离世时正好八十岁。终身不提父母一字。

当年“怡兴里”的良好风气有他的一份，石库门文化的今天，应该也有他的一份。[4]

### 他封神的本事是用廉价食材做上乘美食。